

缪国庆

著

家

石库门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缪国庆 著

家

石库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住石库门/缪国庆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321-3355-0

I. 家… II. 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594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王 嫵

绘图作者: 贺友直

家住石库门

缪国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978-7-5321-3355-0/I · 2545 定价: 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出书断想

——《家住石库门》序一

在这个年头,想做一桩事体不容易,做成一桩事体更不容易,譬如出书,譬如出版这本《家住石库门》的书。

想是想了很久,且有不少想头。在不做的时候,按上海话说来是“日里白想,夜里黑(瞎)想”;一旦做了起来,“白想”、“黑(瞎)想”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作了断想。

雅俗问题

我知道,与时下风头正健的“美文”相比,这本小书确乎相形见“俗”,好在我从来都没有以“雅士”自诩过,所以,我的“俗”也就不足为怪、不以为憾了。

我之所以将过去懒懒散散写下的这些“俗文”辑录成集,固然也是为了留下一些属于个人的回忆,留下一段不属于个人的历史,然而,更重要的倒是为了证明散文可以也应该有种种可能,我们大可不必一定要庄严而真实地去继承谁的衣钵而害怕遭到无情的放逐。

也许,我们无须去非议什么“热”的制造,更值得关注的该是什么会被我们疏忽。

使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的这些“俗文”曾经备受青睐,上海港务局(现在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所办的《上海海港报》上,曾辟以专栏,刊载了好几年,其间,也有不少其他报刊予以选载。直到前些日子,碰到以前的同事,还在问起结集的事情,说是“看起来老扎劲的”。

尽管有一点顺着竿子爬的嫌疑,但是,我却自信:作为散文的一种可能,它的存在无可置疑。

新旧问题

上海话当中有一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好极。

这些年来,上海的城区改造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也使许多旧式里弄在改造中消失了,使许多旧事在旧式里弄的消失中消失了,同样好极。

对于将这本书交由出版社出版,我曾经有过太长时间的犹豫,所以一搁就是近20年。在这些年里,我出版过诗集,也出版过特写集,却始终不敢拿出这本书稿去,其中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旧”,尽管有很多朋友不时地加以催促,特别是我的妻子,在我混迹文坛的日子里,她始终以一种“喇叭叽”的方式对我加以支持,唯有对于这本书,她一反常态,竭力地怂恿着我。在这些催促和怂恿中,就有一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这句话可以让人咀嚼再三,其中的过程也可以让人回味再

三,在新与旧的交混、交替中,我不再犹豫。

厚 薄 问 题

可我为什么竟然犹豫了那么长时间呢,难道仅仅是出于对雅俗、新旧的思考吗?不尽然,更有一个厚薄的问题。

眼下,大部分人都在为生计忙,而对于读点闲书的兴趣则是越来越淡薄了,“厚此薄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我可以写我的闲书,但我无力改变这种现状,让人家来读这本闲得不要太闲的书。假如人家对你嗤之以鼻,岂不是自讨没趣?

此外,不是畅销书,就得遵守另一种行规,而背着一捆自己的书去沿街叫卖,到底是一桩煞风景的事情,我的脸皮薄,更怕人情纸薄。假如卖不掉应该卖掉的那部分书,浪费了纸墨,岂不要让我愧对了上海的石库门,以及曾经与我同住过石库门的人?

不过,我还是心存了一丝侥幸:薄的是书,厚的是石库门的历史底蕴,厚薄之间,自有一番风情,当不至于有“焚书坑儒(我)”的悲剧发生。

那么,我就厚着脸皮吆喝一声吧。

2005 年岁末

父亲与书

——《家住石库门》序二

家里到处都是书：柜子里，柳条筐里，床头床下，桌上，乃至墙角。

母亲有时照例要埋怨几句，而父亲则总是乐呵呵地笑着，说上一句“书么……”便打住了，意思却是谁都明白的。然而，这声音竟是渐渐地远了。我卧床正面的壁上，挂着父亲的遗像，依然是一脸的忠厚相，且神情专注，仿佛总在凝神地听着我们掀动书页时那沙沙的纸响，仿佛这是他的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享受。

父亲只念过三个月的义学，在乡下的祠堂里，那时读的什么课本，连他自己后来也记不甚清了，想来总不外乎“赵钱孙李”、“人之初，性本善”之类吧。后因迫于生计，便不得不辍了学。直到解放后，又上了几天扫盲班，居然也能对付着读几条新闻了。若是兴致好的时候，临睡前也会拿起一本什么书来，翻上几页，待得我们再回过头去，藤椅上已响起了轻轻的鼾声，书却是抱紧在胸前的。我们常常为此忍俊不禁，说书于父亲是“利眠宁”啦“安眠酮”啦，父亲听了也不生气，只是宽厚地笑笑，“不识字苦哇”，末了便长长地感叹一声。

不过，他绝不反对我们读各种各样的书，不仅不反对，而且还鼓励我们买书，说是“只要需要就买吧，免得跑图书馆，或者去跟人家借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1974年的事：那天，他下班一走进家门，便兴冲冲地说道：“今朝，厂里在登记买书，三十元钱一套，是内部发行的。”问我们需不需要。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书可买，我们一听，自然感觉了十分的兴趣，忙问书名，父亲愣了一愣，“书名？我倒是忘了问。”我们捧腹大笑：天下书籍之多，是以“海”谓之的，我们哪能全买呀！父亲也笑。不过，第二天倒是郑重其事地去问了来，怕忘了，书名是特地请人写在一片纸上的：《资治通鉴》。该书我们听说过，但于当时的我们毕竟用处不大，我们将这意思与父亲说了，他噢了一声，不无遗憾似的。

1977年底，我的第一篇散文被辑入一本集子，当出版社寄来五本样书（那时尚未有稿费），他显得特别兴奋与激动，其时，他正挣扎在一场致命的病中，身体十分虚弱，一双粗糙的手颤抖着，久久地摩挲着书，发出那动听的沙沙声，慈祥的眼里竟是湿漉漉的一片。我的眼圈也禁不住红了。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莫及：当初竟没有想到在扉页上写上题辞——献给父亲，呈献给父亲一本，以报答父亲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但是，我却为自己感到庆幸，我有过这样一位不仅仅是供我衣食的父亲。

假如有一天，我能出一册自选集，我想，我一定会了却这一日益强烈的心愿的，而这一天不会太远了，真的。

1984.11.17

出书断想——《家住石库门》序一

父亲与书——《家住石库门》序二

目 录

家住石库门

第一辑

- 3 想起叫卖声种种
- 7 弄堂里的修补业
- 9 旧货——烂东西
 - 12 强讨饭
- 14 上海的糕团店
 - 16 陆稿荐
- 18 善哉！菜饭店
 - 20 荐头店
 - 23 蛋格路

家住石库门

- 外国人磨刀剪 25
- “推桥头”的回忆 28
- 闲话“茶淘饭” 31
- 百草梨膏糖 33
- 城隍庙五香豆 35
- 南翔小笼 37
- 水晶包子 39
- 油墩子 41
- 爆炒米花 43
- 棉花糖 45
- 断棒冰 47
- “块块、糯米块” 49
- 沙瓢那个甜格来 50
- 番薯拉杂谈 52
- 糖炒栗子 54
- 纸上谈蟹 56
- 舔碗盏 58
- 逐鹿羹 60
- 汰盆汤 62
- 喊魂灵 65
- 占棺材坞 67
- 立弄堂口 69
- 药渣 71
- 旺火煤球 73
- 十洋镜 75

- 77 卖长锭
80 晒霉
83 悬秤立夏日
85 今又重阳
87 掸尘
89 拉兔子灯

第二辑

- 93 老式台钟
95 外婆家的观音堂
98 戏迷姆妈
101 扫盲
103 新老大,旧老二
105 雨天的记忆
107 踏咸菜
109 乘风凉
111 翻箱子
113 白相蟋蟀
115 怀念臭虫
117 赤膊鸡
119 猢猻出把戏
121 大战麻雀记
123 养蚕宝宝
125 看西洋镜
128 打康乐球
130 套圈圈
132 夜壶脸

家石库门

- 溜冰散记 134
摆小书摊 136
儿时的国庆夜 140
浦江夜游 142
搓背 144
营养菜 147
磨水磨粉 149
自家做酒酿 151
学习小组 153
乒乓房 155
拾废铜烂铁 157
“贱骨头” 159
第一次刮胡子 160
买《闻一多全集》记 162

第三辑

- 老张的浪漫史 167
大头 170
穆桂英 173
思君 175
阿翠 177
陆金生其人其事 179
黄师母 182
后楼伯伯 184

186	老庆忠
188	英表妹
190	“猪八戒”
192	小皮匠轶事
194	露阴癖
196	金伯伯
198	老贼
200	“呀——啦”

第一
輯
第一卷

想起叫卖声种种

上海的街面房子确确实实吃香了起来，个体户们或调换或租赁，纷纷开起了小店铺。无论是经营杂货，还是卖点心的什么店，都毫无例外地在店堂里备了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阔气些的还拖音箱，每天一开市，便翻来覆去地播放着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以招徕顾客，却全然不管那歌子的内容与其所做的生意搭界不搭界。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走过这些店铺门前，总会油然忆起儿时所见的摊贩以及他们的叫卖声来。

最使我眷恋的大概要算卖白糖梅子的吧。我家住楼上，一到梅子上市季节，那一声声“白糖——梅子”的叫卖总是穿窗越墙而来，扰得我心神不宁，馋涎欲滴。常常，先是一声“白糖——梅子”，接着便唱“梅子甜来梅子酸，乾隆皇帝下江南……”末了，又是一声“白糖——梅子”。尽管母亲老是告诫我那是要酸坏了小孩子的牙齿的，我却管不得这么多，好不容易偷得一个空子，便蹑手蹑脚地溜下楼去，毫不犹豫地将钱交给那卖梅子人。记得是两三分钱一个，有核桃般大小，梅子表面粘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糖末。我的吃相不好，总喜欢先舔去了那糖末，然后再张口对付那梅子，要说酸，那才叫酸呢，酸得龋牙咧嘴，心里却是不悔。要知

道，这是乾隆皇帝也爱吃的梅子呢，尽管难以肯定他是否真吃过，更不知他是否也这样吃法。

那粥摊的叫卖却别具一格。卖粥人除非在舀粥时手不得空闲，一停下来，就会抄起一根硬木小棍，有板有眼地敲着摊边固定了的一截空竹，于是，那笃笃之声便回响在弄堂里，回响在人们心中了。对于卖粥人为啥要敲空竹，当时似未想过，如今细细想来，或许是因为上海话中的“竹”、“粥”两字同音吧，这样就可免开或少开尊口，以免唾沫星子飞溅，碍了食品卫生。那时候，卖的大多是白糖莲心粥，也有咸的，不外乎鸡粥之类。天寒地冻，人总是瑟瑟缩缩的，喝上一碗，真是连心都热了；暑天呢，便卖绿豆粥，为了吃口清爽，就不如冬日的那般稠稠，粥锅外边常常以冷水浸着，凉沁沁的，考究些的还会放些薄荷，如此种种好处，再加上绿豆此物本能消暑清火，很受欢迎。不过，我们这些孩子对吃粥吃饭的兴趣并不浓厚，只是觉得那敲竹之声煞是好听，也便有了十足的兴味。连平常玩在一起时，也常常唱“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至于那后一句词儿出自何处，何以三斤胡桃竟有四斤壳，我至今仍是百思不得其解呢。

最使人感觉发噱的该数那卖白果的。他们一般都在晚饭后挑着担子来，一个炭炉，一口铁锅，一边不停地炒着白果，一边信口唱道：“生炒热白果，又是香来又是糯”，开头几句照例是正正经经的，待得人一多，就不免油腔滑调，惹人发笑，什么“老太太吃了阿弥陀”，什么“生小囡吃了奶水多”，什么“新娘子吃了肚皮大，生个儿子胖乎乎”，什么“小囡吃了力气大，一年四季无灾祸”。极尽迎合之能事，但毕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祝愿。过往行人在一笑